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四

明李清撰

列傳第七十二

南史八十四

夷貊下

東夷

西戎

蠻

西域諸國

柔然

即芮芮國

東夷之國朝鮮為大得其子之化其器物猶有禮樂云  
魏時朝鮮以東馬韓辰韓之屬世通中國自晉過江泛  
海來使有高句麗百濟而宋齊間常通職貢梁興又有  
加馬扶桑國在昔未聞也梁普通中有道人稱自彼而  
至其言元本尤悉故並錄焉

高句麗在遼東之東千里其先所出事詳北史地方可  
二千里中有遼山遼水所出漢魏時南與朝鮮獫狁東  
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其王都於九都山下地多大山深

谷無原澤百姓依之以居食洞水雖土著無良田故其俗節食好修宮室於所居之左大立屋祭鬼神又祠零星社稷人性凶急喜冠鈿其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尊卑各有等級言語諸事多與夫餘同其性氣衣服有異本有族有消奴部絕奴部灌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為王微弱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對盧則不置沛者有沛者則不置對盧俗喜歌舞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羣聚歌戲其人潔淨自

喜善藏釀跪拜申一足行皆走以十月祭天大會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頭所著似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其國無牢獄有罪者則會諸加評議重者便殺之没入其妻子俗好淫男女多相奔誘已嫁娶便稍作送終衣其死有槨無棺金銀財幣盡於送死積石為封植松栢兄死妻嫂其馬皆小便於登山國人尚氣力便弓矢刀矛有鎧甲習戰鬪沃沮東嶽皆屬焉晉安帝時以高麗王高璉為使持節都督營

州諸軍事征東高麗王樂浪公宋武帝踐祚加祚加鎮  
東大將軍餘官如故三年加璉散騎常侍增督平州諸  
軍事少帝景平二年璉遣長史馬婁等來獻方物遣謁  
者朱邵伯王邵子等慰勞之元嘉十五年北燕王馮弘  
為魏所攻敗奔高麗北豐城表求迎接帝遣使王白  
駒趙次興迎之並令高麗資遣璉不欲弘南乃遣將孫  
漱高仇等襲殺之白駒等率所領七千餘人生擒漱殺  
仇等二人璉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帝以遠國不

欲違其意白駒等下獄見原璉每歲遣使十六年帝欲  
侵魏詔璉獻馬八百匹孝武孝建二年璉遣長史董騰  
奉表慰國哀再周並獻方物大明二年又獻肅慎氏柎  
矢石磐七年詔進璉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餘  
官並如故明帝泰始後廢帝元徽中貢獻不絕歷齊並  
授爵位

南齊書曰璉亦使魏固然強盛不受制魏置諸國使  
即齊使第一高麗次之永明七年平南參軍顏幼明

冗從僕射劉思敬使南元會與高麗使相次幼明  
謂主客郎裴叔明曰我等來造卿國抗敵惟魏東夷  
小猶臣屬朝廷今日乃敢與我躡踵思敬謂南部尚  
書李思冲曰我朝處魏使未常與小國列思冲曰寔  
如此但主副不得升殿此間坐起甚高足以相報思  
敬曰李道固昔使正以衣冠致隔魏國必纓冕而至  
豈容見黜高麗冠折風一梁謂之幘知讀五經使人  
在京師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



上何物答曰此即古弁遺像

百餘歲卒子雲立齊隆昌中以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營平二州征東大將軍樂浪公梁武帝即位進雲車騎大將軍天監七年詔為撫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持節常侍都督王並如故十一年十五年累遣使貢獻十七年雲卒子安立普通元年詔安纂襲封持節督營平二州諸軍事寧東將軍七年安卒子延立遣使貢獻詔以延襲爵中大通四年六年大同元年七年累奉表

獻方物大清二年延卒詔其子成襲

百濟者其先東夷有三韓國一馬韓二辰韓三弁韓弁  
韓辰韓各十二國馬韓有五十四國大國萬餘家小國  
數千家總十餘萬戶百濟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  
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晉世句麗畧有  
遼東百濟亦據遼西晉平二郡地矣自置百濟郡晉義  
熙十二年以百濟王餘暎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  
鎮東將軍百濟王宋武帝踐祚進號鎮東大將軍少帝

景平二年映遣長史張成詣闕貢獻元嘉二年文帝詔兼謁者閻邱恩子兼副謁者丁敬子等往宣旨慰勞後每歲遣使奉獻方物七年百濟王餘毗復修貢職以映爵號授之二十七年毗上書獻方物私假臺使馮野夫河西太守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帝並與之毗卒子慶代立孝武大明元年遣使求除授詔許之二年慶遣上表言冠軍將軍右賢王餘紀十一人忠勤並求顯進詔並加優進明帝泰始七年又遣使貢獻慶卒立子年都都

卒立子牟大齊永明中除大都督百濟諸軍事鎮東大將軍百濟王梁天監元年進大號征東將軍尋為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普通二年王餘隆始復遣奉表稱累破高麗今始與通好百濟更為強國其年武帝詔隆為使持節都督百濟諸軍事寧東大將軍百濟王五年隆卒詔復以其子明襲爵位號所都城曰固麻邑曰檐魯如中國言郡縣也其國有二十二檐魯皆以子弟宗族分據之其人形長衣服潔淨國近倭頗有

文身者言語服章畧與高麗同乎帽曰冠襦曰複衫袴  
曰禪其言參諸夏亦秦韓遺俗云中大通六年大同七  
年累遣使獻方物並取涅槃等經義毛詩博士並工匠  
畫師等並給之太清三年遣使貢獻及至見城闕荒毀  
並號慟見候景傳景平乃得還

新羅其先事詳北史在百濟東南五十餘里其地東濱  
大海南北與句麗百濟接魏時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  
曰斯羅國小不能自通使聘梁普通二年王姓慕名秦

始隨百濟奉獻方物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喙  
評在外曰邑勒亦中國言郡縣也國有六喙評五十三  
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作縑布服牛乘馬男  
女有別其官名有子賁旱支壹旱支齊旱支謁旱支壹  
吉支奇貝旱支其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靴  
曰洗其拜及行與高麗類無文字刻木為信言語待百  
濟方通

倭國其先所出及所在事詳北史官有伊支馬次彌馬

獲支次奴往覲人種禾稻紵麻蠶桑織績有薑桂椒蘇  
出黑雉真珠青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  
蛇皮堅不可斫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則蛇  
死物產畧與儋耳朱崖同地氣溫暖風俗不淫男女皆  
露髻富貴者以錦繡雜采為帽似中國胡公頭食飲用  
蓬豆其死有棺無槨封土作冢性皆嗜酒俗不知正歲  
多壽考或八九十或百歲其俗女多男少貴者四五妻  
賤者猶兩三妻婦人不淫妬無盜竊少諍訟若犯法輕

者沒其妻子重則滅族晉安帝時倭王讚遣使朝貢及  
宋武帝永初二年詔曰倭讚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  
除授文帝元嘉二年讚又遣司馬曹達表獻方物讚卒  
弟珍立遣使貢獻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  
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表求除正  
詔除安東將軍倭國王珍又求除正倭消等十三人平  
西征鹵冠軍輔國將軍詔並聽之聽之二十年倭國王  
濟遣使奉獻復以為安東將軍倭國王二十八年加使



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安  
東將軍如故並除所上二十三人職濟卒世子興遣使  
貢獻孝武大明六年詔授興安東將軍倭國王興卒弟  
武立自稱使持節都督倭百濟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  
韓七國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國王順帝昇明二年遣  
使上表言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  
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浚平海北九十  
五國王道融泰廓土遐畿累葉朝宗不愆于歲道遠百

濟裝飾船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吞臣亡考濟方欲大  
舉奄喪父兄使垂成之功不獲一黃今欲練兵治甲申  
父兄之志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成各假授以勸  
忠節詔除武使持節都督倭新羅任那秦韓慕韓六國  
諸軍事安東大將軍倭王齊建元年中除武持節都督  
倭新羅任那加羅秦韓慕韓六國諸軍事鎮東大將軍  
梁武帝即位進武號征東大將軍其南有侏儒國人長  
四尺又南有黑齒國裸國去倭四千餘里自行可一年

至又西南萬里有海人身黑眼白裸而醜其肉甚美行者或射而食文身國在倭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直者貴文小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主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沉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犯輕罪者則鞭杖犯死罪予猛虎食之有枉則不食經宿赦之大漢國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士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扶桑國者齊永元元年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黎而赤績其皮成布為衣亦為綿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其國有南北獄若有犯輕罪者入南獄重罪者入北獄有赦則放南獄不赦北獄在北獄者男女相配生男八歲為奴生女九歲為婢犯罪之身至死不出貴人有罪國人大會坐罪人

於亢對之宴飲分訣若死別焉以灰繞之其一重則一身屏退二重則及子孫三重者則及七世名國王為乙和貴人第一者為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尊從衣色隨年改易甲子年青丙丁年赤戊巳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有馬車牛車鹿車國人養鹿如中國畜牛以乳為酪有桑梨經年不壞多蒲桃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法壻往女家門外作屋

晨夕灑掃經年女不悅即駢之相悅乃成婚婚禮大抵  
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  
叔姑姑姊妹三日不食設為神像像朝夕拜奠不制衰經  
嗣王立三年不親國事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罽賓  
國嘗有比丘五人游行至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  
家風俗遂改慧深又云扶桑東千餘里有女國容貌端  
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  
娠六七月產子胷前無乳頂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以

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  
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天監六  
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止如  
中國但語不可曉其男人身狗頭聲如吠食有小豆衣  
如布築土為牆形圓其戶如竇云

河南宕昌鄧至武興並氐羗地自晉南遷九州分裂此  
等諸國地分西垂提挈于魏時通江左今採其舊上編  
於西戎云

河南王者其先出自鮮卑慕容氏初慕容弈洛干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嫡曰鹿洛干卒鹿嗣位吐谷渾避之西徙上隴度抱罕出涼州西南至赤水居之地在河南故以為號事詳北史其界東至疊川西鄰于闐北接高昌東北通秦嶺方千餘里蓋古流沙地乏草木少水潦四時恒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常蔽光景其地有麥無穀有青海方數百里放牝馬其側輒生駒土人謂之龍種故國多善馬有屋宇雜以百



子帳即穹廬也著小袖袍小口袴大頭長裙帽女子被髮為辮後吐谷渾孫葉延頗識書記自謂曾祖弈洛干始封昌黎公吾公孫之子禮以王父字為氏因姓吐谷渾亦為國號至其末孫阿豺始通江左受官爵弟子慕延宋元嘉末又自稱河南王慕延卒從弟拾寅立乃用書契起城池築宮殿其小王並立宅國中有佛法拾寅卒子度易侯立易侯卒子休留代立齊永明中以代為使持節都督西秦河沙三州鎮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

河二州刺史梁興進代為征西將軍代卒子伏連籌襲  
爵位天監十三年遣使獻金裝馬腦鍾二口又表於益  
州立九層佛寺詔許之十五年又遣使獻赤舞龍駒及  
方物其使或歲再三至或再歲一至地與益州隣常通  
商賈普通元年又奉表獻方物籌卒子呵羅真立大通  
三年詔以為寧西將軍護羌校尉西秦河二州刺史真  
卒子佛輔襲爵位其世子又遣使獻白龍駒於皇太子  
宕昌國在河南國之東益州之西北隴西之地西羌種

也宋孝武世其王梁瑾忽始獻方物梁天監四年王梁  
彌博來獻甘草當歸詔以為使持節都督河涼二州諸  
軍事安西將軍東羌校尉河涼二州刺史隴西公宕昌  
王佩以金章彌博卒子彌恭立大通七年策授父爵位  
其衣服風俗與河南畧同

鄧至國居西涼州界羌別種也世號持節平北將軍西  
涼州刺史宋文帝時王象屈耽遣使獻馬梁天監元年  
詔以至王象舒彭為督西涼州諸軍事進號安北將軍

五年舒彭遣使獻黃耆四百斤馬四疋俗呼帽曰突何  
衣服同宕昌

武興國本仇池

南齊書曰仇池四方壁立自然有樓櫓却敵狀高並  
數丈有二十二導可攀緣而升東西二門盤道可七  
里上有岡阜泉源氏於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無  
貴賤皆為版屋土牆

楊難當自立為秦王

宋書曰高祖踐祚進氏楊盛車騎大將軍加侍中永  
初二年改封武都王以其長子玄為世子盛卒玄立  
玄字黃眉雖為藩臣猶奉晉義熙年號善待士為流  
舊所懷安南將軍撫有文武知畧玄不能容因其子  
殺人並撫誅之文帝以玄為武都王乃奉元嘉正朔  
玄卒弟雍當廢玄子保宗自立

宋文帝遣裴方明討之難當奔魏兄子文德又聚眾葭  
蘆宋因授以爵位

宋書曰前鎮東司馬苻達征西從事中郎任肱等舉  
義立保宗弟文德為主分平諸戍文德自號仇池公  
遣露板駢告朝廷詔曰近有仇池公表幽縱逸寇竊  
仇池將士挫傷民萌塗炭春言西顧矜慨在懷揚文  
德世篤忠順糾糾義徒奄殄凶醜鋒旗所向殲潰無  
遺念功惟事良有欣嘉便可遣使慰勞宣示朝旨  
魏又攻之文德奔漢中

宋書曰時世祖鎮襄陽執文德送京師以失守免官

削爵土王師北討起文德為輔國將軍率衆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文德宗人楊高率陰平武平羣氏據唐魯橋以拒文德水陸俱攻大破之高遁追斬之陰平武平悉平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茄蘆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文德不同見殺世祖追贈征南將軍秦州刺史孝建六年以保宗子元和為征南將軍以頭為輔國將軍元和繼楊氏正統年小才弱不能綏御所部頭母妻子弟並為鹵執頭至誠奉順無所顧懷

朝廷不正元和號位雍州刺史王謨表言頭自元嘉  
以來實有忠誠於國自言不顧孝道陳力邊捍未為  
朝廷所識所希正在西秦假節爾如臣愚見蕃捍漢  
川使無由患頭實有力四千戶荒州殆未足吝元和  
小弱未可專委數年後必可嗣業若才用不稱則應  
歸頭若茹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許其後立元  
和為武都王治白水不能自立復奔索鹵

從弟僧嗣又自立復成葭蘆卒文德弟文度立



宋書文度作文慶

以弟文洪為白水太守屯武興宋世以為武都王武興之國始此難當族弟廣香又攻殺文度自立為陰平王葭蘆鎮主

南齊書曰建元元年詔以廣香反迷歸王復地千里以為督沙州諸軍事沙州刺史尋進征鹵梁州刺史范栢年被其將李烏奴懼走入氐中中為寇荊州刺史史豫章王嶷遣兵討之與廣香書曰夫廢興無謬逆

順有恒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栢年懷挾  
鬼熊首鼠兩端既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  
叛楊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栢年近已梟擒烏奴頻被  
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素太守王  
道寶等領銳卒三千過途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  
將軍三巴校尉明惠照等並簡徒競驚選甲爭駁雍  
州水步行次魏興並山東僑舊會於南鄭或汎州墊  
江或飛旌劔道腹背緄騰表裏震擊君弈世忠欵深

識理順想即應接共為犄角昔沈攸之資十年之積  
權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無遺  
鏃士靡傷瘡况蕞爾小豎方之蔑如其取殲殄豈延  
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藩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  
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剪伐萌菌弗勞洪斧撲彼蚊蚋  
無假多力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別  
愚按堯賢王也故存其言於此

卒子炅立炅卒子崇祖立崇祖卒子孟孫立齊永明中

魏南梁州刺史仇池公楊靈珍據泥垆山歸齊齊武帝以靈珍為北梁州刺史仇池公文洪卒以族人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南齊書曰集始反率氐蜀雜眾寇漢川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禦之不利退保白馬賊萬餘人縱兵火攻其城柵智伯又遣馬步數千人救援至白馬步數千人救援至白馬城東相去數里集始等悉力攻之官軍內外奮擊集始大敗十八營一時奔潰殺獲數千

人集始奔入魏界後復請降

梁天監初以集始為持節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輔國  
將軍平羗校尉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靈珍為冠軍將軍  
孟孫為假節督沙州諸軍事平羗校尉沙州刺史陰平  
王集始卒子紹先襲爵位二年以靈珍為持節督隴右  
諸軍事左將軍北涼州刺史仇池王十年孟孫卒詔贈  
安沙將軍北雍州刺史子定襲封爵紹先卒子智慧立  
大同元年克復漢中智慧遣使上表求率四千戶歸梁

詔許之即以為東益州其國東連秦嶺西接宕昌大姓  
有苻氏

此秦主苻登之後耶晉書稱登孫宣奔楊盛當本此  
姜氏梁氏言語同中國者烏阜突騎帽長身小袖袍小  
口袴皮鞋地植九穀婚姻備六禮知書疏種桑麻出紬  
絹布漆蠟椒等山出銅鐵

書云蠻夷猶夏其作梗已舊宋之方盛亦屢興戎役豈  
詩所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乎今亦編錄以備諸蠻云

爾

荆雍州蠻盤瓠之後種落布諸郡縣宋時因晉故事於  
荆州置南蠻雍州置寧蠻校尉領之孝武初罷南蠻併  
大府而寧蠻如故蠻民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餘無雜  
調而宋民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入蠻蠻無徭  
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郡動數百千人州郡力弱  
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所在多深險居  
武陵者有雉溪構溪辰溪酉溪武溪

宋書作舞溪

謂之五溪蠻而宜都天門巴東建平江北諸郡蠻所居  
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前世以來屢為民患少帝景平  
二年宜都蠻帥石寧等一百二十三人詣闕上獻文帝  
元嘉六年建平蠻張維之等五十人七年宜都蠻田生  
等一百一十三人並詣闕獻見後沔中蠻大動行旅始  
絕天門淩中令宋矯之徭賦過重民不堪命十八年蠻  
田向求為寇破淩中鹵掠百姓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



季遣行參軍曾孫念討破之免矯之官二十四年南郡  
臨沮當陽蠻反縛臨沮令傅僧驥荊州刺史劉道產善  
撫諸蠻前後不附者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為居及道產  
亡蠻又叛至孝武出為雍州羣蠻斷道臺遣軍主沈慶  
之連年討蠻所向皆平事在慶之傳二十八年正月龍  
山雉水蠻寇鈔涅陽縣南陽太守朱曇韶遣軍討之失  
利曇韶又遣二千人繼之蠻乃散走是歲涅水諸蠻因  
險為寇雍州刺史隨王誕遣使說之又遣軍討沔北諸

蠻襲濁山如口蜀松三柴克之又圍斗錢栢義諸柴蠻  
悉力距戰軍以具裝馬來射大破之孝武大明中建平  
蠻向光侯寇暴峽川巴東太守王濟荊州刺史朱修之  
遣軍討之光侯走清江清江去巴東千餘里時巴東建  
平宜都天門四郡蠻為寇諸郡民戶沉散百不存一明  
帝順帝世尤甚荊州為之虛弊云

豫州蠻廩君後也盤瓠及廩君事並具前史西陽有巴  
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謂之五水蠻所在並深阻

種落熾盛歷世為盜賊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宋元嘉二十八年西陽蠻殺南川令劉臺二十九年新蔡蠻破大雷戍畧公私舟入湖有亡命司馬黑石逃蠻中共為寇文帝遣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討之孝武大明四年又遣慶之討西陽蠻大克獲而旋司馬黑石徒黨三人一名智黑石號太公以為謀主一名安陽號譙王一名續之號梁王蠻文山羅等討擒之之為蠻世財所篡小羅等相率斬世財父子六人豫州刺史王玄

謨遣殿中將軍郭元封慰勞諸蠻使縛送亡命蠻乃執  
智安陽二人送詣立謨孝武使於壽陽斬之明帝初即  
位四方皆叛及子勛黨敗於鵠尾西陽蠻田益之田義  
之成邪財田光興等起兵攻郢州克之以益州之輔國  
將軍都統四山軍事又以蠻戶立宋安光城二郡以義  
之為宋安太守光興為光城太守封益之邊城縣王成  
邪財陽城縣王成邪財卒子姿思襲

玉門以西達於西海考之漢史通為西域高昌迄于波

斯則其所也自晉宋以還雖有時至論其風土甚未能  
詳今畧備西域諸國編之于次云

高昌國初闕氏為主後為河西王沮渠牧犍弟無諱襲  
破之其王闕爽奔柔然無諱據之稱王一世滅於魏其  
國人又推麴氏為王名嘉魏授車騎將軍司空公都督  
秦州諸軍事秦州刺史金城郡公在位二十四年卒國  
人謚曰詔武王子堅嗣魏授使持節驃騎大將軍散騎  
常侍都督瓜州刺史西平郡公開府儀同三司高昌王

其國蓋車師故地南接河南東近敦煌西次龜茲比鄰  
敕勒置四十六鎮交河田地高寧臨川橫截柳婆灣林  
新興寧由始昌篤進白刃等皆其鎮名官有四鎮將軍  
置雜號將軍長史司馬門下校郎中兵校郎通事舍人  
通事令史諮議諫議校尉主簿國人言語與華畧同有  
伍經歷代史諸子集貌類高麗辨髮垂於背著長身小  
袖袍縵襦袴女髮辮而不垂著錦纈纓絡環釧婚姻有  
六禮其地高燥築土為城架木為屋土覆其上寒暑與

益州相似備植九叙人多噉麩及牛羊肉出良馬蒲桃  
酒石鹽多草木有草實如繭繭中絲如細纒名白疊子  
國人多取之織為布布甚軟白交市用焉有朝烏者旦  
旦集正殿前為行列不畏人日出方散去梁大同中子  
堅遣使獻鳴鹽枕蒲桃良馬氍毹等物

滑國者車師別種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鹵有  
功勇上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歷宋齊不通中國  
梁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陀如遣使獻方物普通

元年遣使獻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七年又奉表  
貢獻魏居代都滑猶為小國屬柔然後稍強大征波斯  
盤盤屬賓焉者龜茲踈勒姑墨于闐句般諸傍國開地  
千餘里土地溫暖多山川少樹木有五穀梁人以麩及  
羊肉為糧其獸有獅子兩足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  
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婦女被裘頭上刻木為  
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並城郭甃屋  
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



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葬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言語待河南譯然後通

呵跋檀周古柯胡蜜丹等國並滑旁小國也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普通元年使使隨滑使來貢獻方物

白題國王姓支名史稽殺其先蓋匈奴別種胡漢灌嬰

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是也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西極波斯土地出粟麥瓜果食物畧與滑同普通三年遣使獻方物

龜茲者西域舊國自晉渡江不通梁普通二年王尼瑞摩珠那勝遣使奉表貢獻

于闐者西域舊國梁天監九年始通江左遣使獻方物十三年又獻波羅婆步鄣十八年又獻瑠璃鬘大同七年又獻外國刻玉佛

渴盤陀國于闐西小國西鄰滑國南接屬賓北連沙勒  
所都在山谷中城周迴十餘里國有十二城風俗與于  
闐類衣吉貝布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地宜小麥資以  
為糧多牛馬駱駝羊等出好氈王姓葛沙氏梁中大同  
七年始通江左遣獻方

末國漢世且末國勝兵萬餘戶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  
與波斯接土人剪髮著氈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頸而縫  
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普通五年始通江左

遣使來貢獻

波斯國其先有波斯匿王者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國有城周迴三十二里城高四丈皆有樓觀城內屋宇數百千間城外佛寺二三百所西去城十五里有土山山非過高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為患國中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出龍駒馬地鹹生珊瑚樹長一二尺亦有琥珀馬腦真珠玫瑰等國內不以為珍市買用金銀婚法下聘財訖女壻將數十人迎

婦婿著金線錦袍獅子錦袴戴天冠婦亦如之婦兄弟  
便來捉手付度夫婦之禮於茲永畢東與滑國西及南  
俱與婆羅門國北與泛慄國接梁中大通二年始通江  
左遣使獻佛牙

北狄種類寔繁柔然

南齊梁書曰芮芮國

為族蓋匈奴別種後魏南遷後因擅其地故無城郭隨  
水蓄牧以穹廬為居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袴深雍

鞞其地苦寒七月汎斯巨河宋昇明中遣王洪軌使焉  
引之共謀魏

南齊書曰宋世其國相希利栗解星算數術通胡漢  
語常言南方當有姓名齊者其人當興

齊建元三年洪軌始至是歲通使求並力攻魏  
南齊書曰太祖建元三年丙丙主頻遣使貢獻與上  
書欲伐魏謂上足下自稱吾

其相國刑基祗羅回表言京房讖云卯金卒草肅應王

歷觀圖緯代宋者齊

南齊書曰昔晉室將終楚桓竊命寔賴宋武宋武匡  
故能扶衰定傾休否以恭祚流九葉國嗣不繼繼今  
皇天降禍于上宋室猜亂于下臣雖荒遠粗閱圖書  
數難以來星文改度房心受變虛危納祉宋滅齊昌  
此其驗也水運遶屯木德應運子年垂劉穆之記崑  
嶺有不祗之山房房識云卯金十六年草肅應王歷  
觀圖緯休徵非一皆云慶鍾蕭氏代宋者齊適此國

使反採訪聖德彌驗天縱之資故能光權定之業濟  
恃主之難冥績既著寶命因歸帝無常族歸于有道  
計受符革祚久已踐極荒裔領戴莫不引領設未能  
飛不冝冲挹皇芮承緒肇自二儀吳漢殊誠義同唇  
齒方欲克期中原冀行天罰振霜旅於并代鳴和鑿  
于齊趙然後皇輿遷幸光復中華永敦隣好俾縱齊  
魯荒餘歸仰豈不盛哉

又獻師子皮袴褶



南齊書曰皮如虎皮色白毛短時有賈胡在蜀見之  
云此扶拔皮非師子皮

後稍侵弱永明中

南齊書曰芮芮王求醫工等物世祖詔報曰知須醫  
及織成錦工指南車漏刻並非所愛南方治疾與北  
土異織工並女人不堪涉遠指南車漏刻此雖有其  
器工匠久不復存不副為悞

為丁零所破更為小國而移其居梁天監十四年遣使

獻馬貂裘普通元年又遣使獻方物是後數歲一至大同七年又獻馬一疋金一斤其國能以術祭天而致風雪前對敵日後則泥濘橫流故其戰敗莫能追及或於中夏為之則不能雨問其蓋蓋以暎云

論曰自晉南渡介居江左北荒西裔隔礙莫通通惟南徼東邊界壤所接洎宋元嘉撫運爰命干戈象浦之絕威震冥海於是鞮譯相係無絕歲時以洎齊梁職貢有序及侯景之亂邊鄙日蹙陳氏基命衰微已甚救首救

尾身其幾何故西賁南琛無聞竹素豈所謂有德則來  
無道則去者耶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五

明李清撰

南史八十五

劉濬

臧質

蕭諶

范粲

魯爽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

蕭遙光

沈約

見理附

蕭宏

蕭正德

見理附

蕭正則

蕭賁

蕭子邕附

陳叔陵

陳伯固

元凶劉劭字休遠文帝長子帝即位後諒闇中生劭故  
秘之元嘉三年閏正月方云劭生自前代人君即位後  
皇后生太子唯殷帝乙踐祚正妃生紂至此又有劭

愚按宋之欽宗嫡出生於徽宗立後又明之武宗嫡

出而生於孝宗立後又獻愍太子嫡出而生於毅宗  
立後皆嫡皆不利異哉

始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而墜於劬側帝不  
悅初命之曰劬在文為召刀後惡之改刀為力年六歲  
拜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泳福省為更築宮制度  
嚴麗年十二出居東宮納黃門侍郎殷淳女為妃十三  
加元服好讀史傳尤愛弓馬及長美鬚眉大眼方口長  
七尺四寸親覽宮事延賓客意之所欲帝必從之東宮

置兵與羽林等十七年劬拜京陵大將軍彭城王義康  
竟陵王誕桂陽侯義融並從二十七年帝將北侵劬與  
蕭思話固諫不從魏太武帝至瓜步

宋書曰劬出鎮石頭總統水軍善於撫御

帝登石頭城有憂色劬曰不斬江湛徐湛之無以謝天  
下帝曰北伐自我意不開二人但湛等不異耳由是江  
徐不平帝時務本業使宮內皆蚕欲以諷勵天下有女  
巫嚴道育夫為刦生沒入溪官劬姊東陽公主應閣婢

王鸚鵡白公主云道育通靈主乃白帝託云善靈求召  
入道育云所賜天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  
狀若螢火遂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主及幼並信  
惑之始興王濬素任事幼並多過失慮帝知之使道育  
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歌舞呪詛不捨晝夜道育輒云自  
上天陳請必不泄露幼等敬事號天師後遂為巫蠱刻  
玉為帝像埋於含章殿前初東陽公主有奴陳天興鸚  
鵡養為子實與淫通鸚鵡天興及寧州所獻黃門慶國



並與巫蠱事劾以天興補隊主主薨鸚鵡應出嫁劾慮  
言泄與濬謀之嫁與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為妾不以啟  
帝慮事泄因臨賀公主微言之帝後知天興領隊遣閹  
人奚承祖讓劾曰汝用隊主副盡是奴邪欲嫁者又嫁  
何處劾答曰南第昔屬天興求將驅使視其形容粗健  
使薰隊副下人欲嫁者猶未有處時鸚鵡已嫁懷遠矣  
劾俱書告濬並使報臨賀主上若問嫁處當言未定濬  
答書曰啟此事多日今始來問當是有感發之者計臨

賀故不應讎覆言語自生寒熱也此姥由挾兩端難可  
孤保正爾自問臨賀冀得審實也若其見問當作依違  
荅之天與先署佞人府位不審監上當無此簿領爾急  
宜捷之殿下已見王未宜依此且令嚴自躬上啟聞彼  
人若為不已政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凡劬濬相  
與書類如此所言皆為名號謂帝為彼人或以為其人  
以太尉江夏王義恭為佞人東陽主第在西掖門外故  
云南第王即鸚鵡姓躬上啟聞者令道育上天白天神

也鸚鵡既適懷遠慮與天興私通事泄請劾殺之劾密使人害天興既而慶國謂宣傳往來唯有二人天興既死慮將見及乃以白帝帝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劾濬手書皆呪詛巫蠱之言得埋帝像於宮內道育叛亡捕之不得帝詰責劾濬劾濬惶惧無辭唯陳謝而已道育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濬往京口又以自隨或出止民張許家帝為義恭曰常見典籍有此謂書傳空言不意親親劾南面之日非復我及汝事汝兒子多將來遇此不幸

耳先是二十八年彗星起畢昴入太微掃帝坐端門滅  
異軫二十九年癸亥逆行守氐自十一月霖雨連雪陽  
光罕曜時道士范材脩練形術自言亡期如期而亡既  
殞義恭疑其仙使開棺視之首如新刻血流於背帝聞  
而惡之三十年正月大風飛霰且雷帝憂有禍發輒加  
飭兵東宮實甲萬人

資治通鑑考異曰按二十九年飭濬巫蠱事已發豈  
有因十二月明年正月災異更加飭兵理宋畧止云

東宮實甲萬人為是

其年二月潘自京口入朝當鎮江陵復載道育還東宮  
欲將西上有告帝云京口民張旰家有一尼服食出入  
征北內似是嚴道育帝使掩得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  
都帝謂劬潘已斥遣道育而猶與往來惆悵惋駭須檢  
覆廢劬賜潘死初潘母卒命潘淑妃養為子

愚按前摠敘文帝諸子內又云潘淑妃生潘何也宜  
云不知母氏

淑妃愛潘潘之心不附妃妃被寵帝以謀告之妃以告潘潘報劬因有異謀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密與腹心隊主陳淑兒齋帥張超之任建之謀之道育二婢將至其月二十一日夜詐作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率衆入因使超之等集素所養士二千餘人皆被甲云有所討宿召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及左衛率表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並入告以大事自起拜斌第因流涕並驚愕明旦劬以朱服加戎服上乘畫

輪車與蕭斌同載衛從如常入朝儀從萬春門入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劬語門衛云受詔有所收討令後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東中華門及齋閣拔刃徑上合殿帝其夜與尚書僕射徐湛之屏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並無侍衛帝見超之以几自鄣超之行弑帝五指俱落並殺湛之劬進至合殿中閣見帝已崩出生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瑕瑕懼不時出及至門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啟未及荅斬之遣人

於崇禮闈殺吏部尚書江湛文帝左細仗主卜天與攻  
劬於東堂見殺又使人入殺潘淑妃剖其心觀其邪正  
使者阿旨荅曰心邪劬曰邪佞之心故宜邪也又殺文  
帝親信左右數十人名始興王濬率衆屯中堂劬即偽  
位百僚至者裁數十人乃為書曰徐湛之弑逆吾勒兵  
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劬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  
克殄可大赦改元為太初素與道育所定也蕭斌曰舊  
踰年改元劬以問侍中王僧綽僧綽曰晉惠帝即位便



改年劬喜而從之初使蕭斌作詔斌以不文乃使僧綽  
始文帝未崩前一日甲夜太史奏東方有急兵其禍不  
測宜列萬人兵於太極前殿可以銷災不從及劬弒逆  
聞而歎曰幾悞我事乃問太史令曰我得幾年對曰得  
十年退而與人曰十旬耳劬聞而怒毆殺之即位訖便  
稱疾還入永福省然後遷大行皇帝升太極殿以蕭斌  
為尚書射僕何尚之為司空大行大斂劬辭疾不敢出  
先給諸處兵仗悉收還武庫人謂魯秀曰徐堪之常欲

相危我已為卿除之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  
隊以侍中王僧達為吏部尚書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  
中成服日劬登殿臨靈號慟不自持博訪公卿詢求治  
道遣使分行四方分浙江以東五郡為會州省揚州立  
司隸校尉以殷冲補之以大將軍江夏王義恭為太保  
司徒南醮王義宣為太尉刺史刺史始興王濬進號驃  
騎將軍王僧綽以先預廢立先殺長沙王瑾弟楷臨川  
王燁桂陽侯覲新渝侯玠並以宿恨死禮官希旨謚文

帝不敢盡美僅為中宗景皇帝

愚按武帝僅稱高祖文帝非創業首君何得反稱太祖孝武改景為文是也改中宗為太祖亦非也

及聞南醮王義宣隨王誕等起義師悉聚諸王於城內移江夏王義恭住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住侍中下省四月立妻殷氏為皇后孝武檄至劬自謂素習武事謂朝士曰卿等助我理文書勿屑意戎陣若有寇難吾當自出惟恐賊鹵不敢動耳中外戒嚴禁孝武世子於侍

中省南醮王義宣諸子於太倉空屋劬使澹與孝武書  
曰

宋書載澹書前段曰聞弟忽起狂謀阻兵反噬縉紳  
忿歎義大激怒主上自登宸極威澤薰宣人懷甘死  
物競含生弟蒙眷遇著自少長而信惑奸偽忘慈恩  
友此之不義人鬼同疾今水步諸軍悉已備辦

上親御六師太保又執鉞臨統吾與烏羊相尋吉道所  
以淹電紘霆猶冀弟迷而知返耳聖恩每厚法師令在

殿內住想弟欲知消息故及烏羊者南平王鏐法師孝  
武世子小名也幼欲殺三鎮士庶家口江夏王義恭何  
尚之說曰凡舉大事不顧家口且多驅逼今忽誅其餘  
累政足堅彼意耳幼乃下書一無所問濬及蕭斌勸幼  
勒水軍自上決戰江夏王義恭何尚之慮義兵倉卒舟  
舫陋小不宜水戰乃進策曰若今遠出梁山則京師空  
弱東軍乘虛容能為患不知養銳待期

宋書載義恭曰割棄南岸柵斷石頭此先朝故事不

憂不破

劭善其議蕭斌厲色曰南中郎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

宋書又載斌曰三方同惡勢據上流形勢如此實非小敵惟宜及人情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可久

劭不納疑朝廷舊臣不為用厚撫王羅漢魯秀悉以兵事委之多賜珍玩美色以悅其志羅漢先為南平王鏐

右軍參軍劬以其有將用故以督委之或勸劬保石頭  
城劬曰昔人所以固石頭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  
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使有  
司奏立子偉之為皇太子

宋書曰麗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  
及義軍至新亭劬登朱雀門躬自督戰將士懷劬重賞  
皆為力戰將克而魯秀鳴退鼓軍乃止為柳元景等所  
乘故大敗

宋書曰劬又率腹心同惡自來攻壘元景復破之劬走還朱雀門蕭斌臂中流矢

褚湛之攜二子與檀和之同歸劬懼走還臺城其夜魯秀又南奔二十五日江夏王義恭單馬南奔劬以輦迎蔣候神像於宮內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鐘山郡王蔣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鐸為祝文罪狀孝武二十七日臨軒拜子偉之為皇太子百官皆戎服劬獨袞衣下書大赦唯孝武劉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五月



宋書曰劬兵敗於曲阿遣人焚都水西裝及左尚方  
決破栢岡方山埭以絕東軍又緣淮豎船船為樓多  
設大弩又使柵斷班瀆白石諸水口男丁既盡召婦  
女親役

三日魯秀等攻大航鈎得一舶王羅漢昏酣作妓聞官  
軍已度驚放杖歸降是夜劬閉守六門於門內鑿塹立  
柵以露車為樓城內沸亂將吏並踰城出奔劬使詹叔  
兒焚輦及袞冕服蕭斌聞大航不守惶窘不知所為宣

令所統皆使解甲尋戴白幡來降即於軍門伏誅四日  
幼腹心白直諸同逆先屯閩門外並走還入殿程天  
祚與辟安都副譚金因乘之即得俱入臧質從廣莫門  
入同會太極殿前即斬太子左衛率王正見建平東海  
等七王並號哭俱出劬穿西垣入武庫井中副隊高禽  
執之潘率左右數十人與南平王鏐俱出西明門將南  
奔遇江夏王義恭于越城潘下馬曰南中郎今何所作  
義恭曰已君臨萬國又稱字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

曰恨晚又曰故當不死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又曰未  
審猶能得一職自効否義恭又曰此未可量勒與俱歸  
於馬上斬首濬字休明將產之夕有鵬鳴於屋上聞者  
惡之元嘉十三年八歲封始興王濬少好文藉資質端  
妍養母潘淑妃有盛寵時六宮無主淑妃專總內政濬  
人才濬美母又至愛帝甚所留心與建平王宏侍中王  
僧綽中書郎蔡興宗等並以文義往復初元皇后性忌  
以淑妃見幸恚恨致崩故劬深病妃及濬濬慮將來受

禍乃曲意事劬劬與之遂善多有過失屢為帝所讓憂懼乃與劬共為巫蠱後出鎮京口

宋書曰濬出鎮京口聽將揚州文武二千人自隨後還朝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濬謂必歸己而帝以授南燕王義宣濬甚不悅

乃因負外散騎侍郎徐爰求鎮江陵又求助於尚書僕射徐湛之而尚書令何尚之等咸謂濬太子次第不應遠出帝以上流之重宜有至親故以濬為衛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都督領護南蠻校尉濬入朝遣  
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時二十  
九年七月也帝惋歎彌日謂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  
一理虎頭復如此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  
我耶

宋書曰上使左右朱法瑜密責濬辭甚哀切又賜書  
讓之濬惶懼不知所答濬還京本暫去上怒不聽歸  
每夕輒開便門微行上聞殺其嬖人楊承先

明年荊州事方行二月濬還朝十四日臨軒受拜其日  
藏嚴道育事發明旦濬入謝帝容色非常其夕即加詰  
問濬惟謝罪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始呪詛事發猶冀刻  
己思愆何意忽藏嚴道育今日用活何為可送藥來吾  
當先自取盡不忍見汝禍敗濬奮衣去曰天下事尋自  
判必不上累劾入弑之旦濬在西州府舍人朱法瑜曰  
臺內叫喚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  
陽驚曰今當奈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劬信不知

事之濟否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預在臣子當投袂赴難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白石頭俄而劬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問狀訖即戎服乘馬而去法瑜固止濬濬不從至中門王慶又諫不宜從逆

宋書載慶又諫曰太子叛逆天下怨憤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情事如此今豈宜去

潘曰皇太子令敢復言者斬及入見劬勸殺荀赤松等  
劬謂潘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潘曰此是下情由來  
所願其悖逆如此劬將敗勸劬入海輦珍寶繒帛下舟  
及劬入井高禽於井出之劬問天子何在禽曰至尊近  
在新亭將劬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劬曰天地所不覆  
載丈夫何為見哭質因辨其逆狀荅曰先朝當見枉廢  
不能作獄中囚問計於蕭斌斌見勸如此又語質曰可  
能乞遠徙否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自當有處分縛劬馬



上防送軍門及至牙下據鞍顧望太尉江夏王義恭與諸王共臨視之義恭曰我背逆歸順有何大罪頓殺十二兒劭曰殺諸弟一事有負阿父江湛妻庾氏乘車罵之龐秀之亦加誚讓劭厲聲曰汝輩復何煩爾先殺其四子語南平王鐸曰此何有哉乃斬于牙下臨刑歎曰不圖宋室一至於此劭澹及其子並梟首大航暴尸於市劭妻殷氏賜死廷尉臨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

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也潘妻褚氏丹楊尹湛之  
之女湛之南奔之始即見離絕故免誅餘子女妾媵並  
於獄賜死投劭潘尸首於江

魏書烏夸傳載時人語曰遙望建康城小江逆流縈  
前見子弑父後見弟殺兄

其同逆王羅漢等皆伏誅張超之聞兵入逆走至合殿  
故基正於御床之所為亂兵所殺剖腹剗心膺割其肉  
諸將生噉之焚其頭骨時不見傳國璽問劭云在嚴道

育處就取得之道育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其尸於石頭  
四望山揚灰於江段劭東宮所往齋汗渚其處封高禽  
新陽縣男追贈潘淑妃為長寧國夫人置守冢偽司隸  
校尉殷冲丹陽尹尹弘並賜死冲為劭草立符文又妃  
叔父弘為劭簡配兵士盡其心力故也

宋書曰弘天水冀人司州刺史冲弟為文帝所委任  
先以衛將軍入直至西掖門聞宮中有變率城內禦  
兵至閣道下及聞劭入惶怖通啟求受處分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父泰見前母如廁產曄額為瘡傷故以瘡為小字出繼從伯弘後少好學博涉經史善為文章能隸書曉音律為秘書丞父憂去職服闋歷尚書吏部郎元嘉元年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並集東府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及第司徒祭酒廣夜中酣飲開北牖聽晚歌樂彭城王義康大怒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別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作於屈伸榮辱之際未嘗不致意遷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兄嵩為宜都太守

嫡母隨曩在官及卞報之以疾曩不時奔赴及行又攜伎妾自隨為御史中丞劉損所奏文帝愛其才不罪也服闋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曩長不滿七尺肥黑禿眉鬢善彈琵琶能為新聲帝欲聞之屢諷以微旨曩偽若不曉終不肯彈帝嘗宴欲歡適謂曩曰我欲歌卿可彈曩乃奉旨帝歌畢曩亦止絃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負外散騎侍郎不為時知久不得調初熙先父點之為廣州刺史以賦下及

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免及義康被出先  
密懷報効以羣意志不滿欲引之而熙先素為羣所重  
無因進說葉甥謝綜雅為羣知熙先藉嶺南遺財家甚  
富乃傾自身綜始與綜諸弟共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  
日夕往來情意稍款綜乃引熙先與羣戲熙先故為不  
敵前後輸羣物甚多羣既利其財又愛其文藝詞辨遂  
與申莫逆熙先始以微言動羣羣不回羣素有閨庭論  
議朝野所知故門胄雖華而國家不與姻娶乃以此激

之曰丈人若是朝廷相待厚何故不與婚為是門戶不  
得邪人作犬豕相遇而丈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曩然  
然意乃定時曩與沈演之並為帝知待每被見多同曩  
若先至必待演之演之先至常獨被引曩又以此為怨  
曩累經義康府佐見待素厚及宣城之授意好垂離綜  
為義康大將軍記室參軍隨鎮豫章綜還申義康意於  
曩求解晚隙復就往好曩既有逆謀欲探時旨乃言於  
帝曰臣歷觀二漢故事諸藩王政以妖詛幸災便正大

逆之罰况我康熙心繫跡彰著遐邇而至今無恙大梗  
常存將成亂階帝不納熙先素善天文云帝必以非道  
晏駕由骨肉相殘而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綜  
父述亦為義康所遇綜弟約又義康女夫故帝使綜隨  
從南上既為熙先獎說亦有酬報之心廣州人周靈甫  
有家兵部曲熙先以六十萬錢與之使於廣州合兵靈  
甫一去不反大將軍府史仲承祖義康舊所信念屢銜  
命下都亦潛結腹心規有異志聞熙先有誠密相結納



丹陽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雖為舅甥恩遇子弟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承祖南下申義康意於蕭思話及粵云本欲與蕭結婚恨始意不果與范本情不薄中間相失傍人為之耳有法畧道人先為義康所養粗被知待又有王國寺尼法靜出入義康皆感激舊恩規相拯拔並與熙先往來使法畧罷道法畧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為臧質寧遠參軍熙先善療病兼能診診脈法靜妹夫許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有疾因法靜就

熙先乞療得損因成周旋熙先以耀膽幹因告逆謀耀  
許為內應豫章胡藩子遵世與法靜甚款亦密相酬和  
法靜南上熙先遣婢采藻隨上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法  
靜還義康餉熙先銅七銅鑷袍段棊奩等物熙先慮事  
泄酖采藻殺之湛之又謂尋等戚質見與異常質與蕭  
思話款密二人並受大將軍眷遇必無異同不憂兵刀  
不足但當勿失機耳乃備相署置湛之為撫軍將軍揚  
州刺史尋中軍將軍南徐州刺史熙先左衛將軍餘皆

有選擬凡素所不善及不附義康者又有別簿並入死  
目熙先使弟休先豫為檄文言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  
禍流儲宰

宋書又曰伯符罪百浞獍過十玄莽率土切心華夸  
泣血

乃奉戴義康

宋書又曰湛之辱等義痛其心事傷其目投命奮戈  
即日斬伯符及其黨而普天無主羣萌莫繼彭城王

體自高祖龍潛鳳棲於茲方稔蒼生饑德億兆可化  
豈惟東征有鴟鵂之歌陝右有弗剪之思哉正位辰  
極非王而誰

又以既為大事宜須義康意旨乃作義康與湛之書宣  
示同黨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  
平王鐔出鎮帝於虎帳岡祖道孳等期以其日為亂許  
曜侍帝扣刀目孳孳不敢視俄而生散差互不得發十  
一月湛之上表告狀

宋書戴表曰臣與范粦無舊中忝門下與之鄰省漸成周旋比年以來自謂任遇未高遂生怨望非惟攻伐朝士乃上議朝廷下及藩輔驅扇同異恣口肆心近負外散騎侍郎孔熙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騰粦及謝綜等意欲收合不逞規有所建以臣昔蒙義康接盼又去歲羣小為臣妄生風塵謂嫌懼深見勸誘薰云人情樂亂機不可失識緯天文並有徵驗粦尋自來復具陳此於是悉出書並檄書選事及同

惡人名手墨翰跡謹封上呈凶悖之甚古今罕比由  
臣聞於交士聞此逆謀臨啟震惶荒情無措詔曰范  
粦素無行檢但才藝可施頻於榮爵遂參清顯不  
職恩遇猶懷怨憤每存容養冀能悛革不謂同惡相  
濟狂悖至此便可收掩依法窮詰

於是悉出檄書選事及同惡人名手迹詔收綜等并皆  
欵服惟粦不首帝頻使窮詰猶未服復遣問曰然先近  
在華林門外寧欲面辨之乎粦窮乃曰然先苟誣引臣

臣當如何熙先聞曷不服笑謂殿中將軍沈邵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曷所造及改定云何方作此抵蹋耶帝示以曷墨迹曷乃引罪明日送曷廷尉入獄然後知為港之所發熙先望風吐欵辭氣不撓常竒其才使謂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熙先於獄中上書陳謝

宋書載熙先於獄中尚書曰囚小人猖狂徒識意氣小惑不料逆順大方與弟休先首為逆謀蓋膾脯醢

無補光戾陛下量苞天海錄其一介之節猥垂優述  
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終古以來未有斯比囚雖  
身陷禍逆名節俱喪然少也慷慨竊慕烈士遺風但  
墜崖之木事絕升躋覆盆之水理乖收汲方當自膏  
釜鉞遺誠將來若使魂而有靈結草非遠然區區丹  
抱貪及視息少得申暢自惟性愛羣書心解數術莫  
不窮攬究其幽微考論既往誠多審驗謹畧陳所知  
條牒如故別狀願弗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後或可



追存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

并陳天文占候誠帝有骨肉相殘之禍其言深切尋後  
與謝綜等得隔壁遥問綜曰疑誰所告綜曰不知尋乃  
稱徐湛之小名曰是徐仙童也在獄為詩曰禍福本無  
兆性命歸有極必至定前期誰能延一夕在生已可知  
來緣儘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枉直豈論東陵上寧  
辨首山側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寄言生存子此路  
行復即帝有白團扇甚佳送尋令書詩賦美句尋受者

援筆書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帝循覽悽然  
粵本謂入獄便誅而帝窮其獄遂經二旬粵便有生望  
獄吏因戲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粵聞之驚喜綜熙先  
笑之曰詹事嘗昔論事每攘袂瞋目及在西池射堂上  
躍馬顧盼自謂一世之雄而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設  
令主上哀憐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粵謂  
衛獄將曰惜哉埋如人對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粵曰  
大將言是也及將詣市粵最在前至獄門顧謂綜曰今

日次第當以位邪綜曰賊帥當為先在道語笑初無慙  
恥至市問綜曰時欲至未綜曰勢不復久學既食又苦  
勸綜綜曰此異疾篤何事強飯學家人悉至市監形賊  
司問曰須相見否學綜曰家人已來幸得相見將不  
別綜曰別與不別亦何所存來必當號泣正足亂人意  
學曰號泣何關人向見道邊親故相瞻望吾意故欲相  
見於是呼前學妻先撫其子回罵學曰君不為百歲阿  
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學

乾笑云罪至而已。粵所生母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汝曾不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奈何？仍以手繫粵頸及頰。粵妻云：罪人也。阿家莫憶念及妓妾來別粵，乃悲泣流連。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粵收淚而止。綜母以子弟自陷逆亂，獨不出視。粵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也。粵轉醉，子鵠亦醉，取地土及果皮擲粵，呼為別駕。數十聲，粵問曰：汝瞋我邪？鵠曰：今日何緣復瞋？但父子同死，不能不悲耳。粵常謂死者神，茲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

書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人寄語何僕射天下  
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收粵家樂器服玩並皆珍  
麗妓妾亦盛飾母居止單陋惟有一厨盛樵薪弟子冬  
無被叔父單布衣粵及黨與並伏誅時年四十八謝綜  
弟緯徙廣州藹子魯與吳興昭公主外孫請全生命亦  
得遠徙孝武即位乃還粵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  
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撰和香方其序  
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

唐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捺多和羅之屬並被珍  
外國無取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  
烈乃當彌增於尤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麝本  
多烈比庾炳之零藿虛燥比何尚之唐唐黏濕比沈演  
之棗膏昏鈍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徐湛之甘松蘇合  
比慧淋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曷獄中與諸生姪書  
以自序其畧曰吾少嬾學問年三十許始有向耳自爾  
以來轉為心化

宋書曰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為性不尋注書  
心氣惡小苦思便憤悶口機必不調和以此無談功  
至於所通解處皆自得之冒懷

宋書曰帝恥作文士又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  
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多不免此累政可類  
工巧圖蹟竟無得也

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  
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辭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

金石耳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於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開史書政恒覺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惟志可推耳博瞻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

宋書曰既有裁味故約其辭句



至循吏以下及六夸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內發論正一伐得失意復不果贊自是吾文傑思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為舉其大畧耳細意甚多自古體大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

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為可恨然至於  
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絃外之意虛  
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  
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  
成就每愧此名曩自序並實故存之揭切而整潔衣服  
竟歲未嘗有塵點死時年二十曩少時兄晏常云此兒  
進利終破門戶果如其言初何尚之處銓衡自謂天下  
無滯才及熙先就拘帝詰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猶

作散騎侍郎那不作賊熙先死後又謂尚之曰孔熙先有美才地胄猶可論而翳迹仕流豈非時匠失乎尚之曰臣昔待罪選曹誠無以濯汙揚清然君子有智能猶鵷鳳有文采俟時振羽何患不出雲霞上若熙先雖蘊文采自棄汙泥終無論矣帝曰昔有良才而不遇知己者何嘗不遺恨於後哉

愚論曰世皆知刀鋸可以強逆耳獨文帝獎惜數言被以刀鋸中華袞而幾令熙先且感且漸且追恨無

着伊七尺處此華袞所以更毒於刀鋸也或曰熙先  
後既伏誅矣予曰毒不在誅

臧質字含文南蘭陵人父熹另見質少好鷹犬善蒲博  
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頰頂拳髮初為世子  
義符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不相  
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  
相輕倫之慙謝質拂衣去後為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  
以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為

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平甚得蠻楚心歷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民便之質年始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帝謂可大任以為徐充一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凌爵命無章為有司所糾遇赦與范粲徐湛之等善粲謀反量質必與同會事發復為義興太守二十七年遷南樞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城主陳憲固守告急帝遣質輕往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魏人退走

宋書曰使質伐汝南山蠻大破之坐枉殺隊主又納面首生口不送臺免官

後太武率大衆數十萬攻彭城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

宋書曰質為輔國將軍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已過淮冗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太子積弩將軍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鹵據之使崇之與胡澄之二軍營山上質營城南鹵

攻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並為鹵所殺鹵又攻熙祚熙祚所領北府精兵殺賊甚多賊垂退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質按兵不敢救一時覆沒三營既敗其夕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甲單將七百人奔盱眙

大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廣陵北返悉力攻

盱眙

宋書曰鹵初南出後無資糧惟以抄掠為命至是抄

掠無所得人馬飢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歸資既  
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城內增脩守備  
莫不完嚴

就質求酒質封澠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  
宋書曰鹵開攻道趣城東北運東山土石填之又恐  
城內乘水路迤乃引大舟欲於軍山作浮橋以絕淮  
道城內乘艦迭戰破之明日鹵更方舫為桁桁上各  
嚴兵自衛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軍山立桁水陸路



並斷與質書曰吾今所遣聞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  
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氐羗死零死可滅常山趙郡  
賊胡死滅并州賊氐羗死滅關中賊卿若殺之無所  
不利

質報太武書云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不聞童謠言邪  
爾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  
命相戒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餐  
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死爾若有幸得

為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送都  
市

宋書曰我本不畜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蓋之粉  
之屠之裂之未足謝本朝

爾識智及衆豈能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  
飲江太歲未卯故耳

宋書曰春雨已降四方大衆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  
走糧今缺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刀劍欲令

我揮之爾自身耶

時魏地童謡曰輶車北來如穿雉不意鹵馬飲江水鹵  
主北歸石濟死鹵欲渡江天不徙故荅書引之太武大  
怒乃作鐵牀於上施鐵纜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  
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疋  
魏以鈎車鈎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  
退質夜以木桶盛人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衝  
車攻城土堅密每頽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肉薄登城

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

宋書曰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

太武乃解圍歸帝嘉質功以為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明年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刀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為有司所糾帝不問元凶弒立以質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五

為丹陽尹質家遣門生師顛報質且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薜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同會太極殿庭生擒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

施龍子幡時帝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刑政慶賞  
不復諮稟朝廷

宋書曰盆口鈞圻米輒散用之臺符屢加檢詰質漸  
猜懼

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傑始聞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  
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陵便致拜稱  
名質於義宣雖為兄弟而年近六十歲義宣驚曰君何  
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帝故計不行每

慮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帝質因此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

宋書載質言曰今專據閩外地險兵強持疑不決則後機致禍

質女為義宣子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民等咸有富貴之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

受丞相質子敦為黃門侍郎奉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  
敦更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刺史魯爽期孝建  
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瑜席卷  
奔叛瑜弟弘為質府佐帝遣報質於是執臺使狼狽舉兵  
南史作孝武馳使報質誅弘語意不明今改從宋書  
宋書載表曰臣聞執藥隨親非情謬於甘苦揮斤斬  
毒豈忘情於肌膚益以先疑後順忠焉必往忍小存  
大雖愛必從丞相臣義宣勲越齊晉望崇魯衛而惡



直醜正實繁有黨乃成紫毀未交間忠輔豈不由凶  
醜相扇志肆讒惑陛下垂慈狎達不稍懷疑遂令負宸  
席圖蔽於汎議投杼市虎成於十夫鑒古揆今實懷  
危逼臣誠庸懦奉教前朝雖惡緇衣好賢之美敢希  
卷伯惡惡之情固已藉風聽而宵憤撫短策而馳念  
今奉旨前邁星言啟行臣本凡瑣謬班槐鼎豈應微  
功非冀更希異寵直以蔓草難除去惡宜速是以無  
頌險夸志清君側伏願陛下先鑒元輔匪躬茂節

末錄庸瑣奉國微誠昭戮馬劔顯肆市朝則結旌尚  
國全鋒凱歸裁表感慨涕言無已

馳報義宣帝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  
等屯梁山洲內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  
宋書載檄曰臧質少負疋霧衣冠不齒昧利誣天著  
於觸事去歲義舉雖豫誠欵而淹留西楚私相崇戴  
奉書致命形於心迹新亭之捷大難已夸凶命假存  
懸在畧刻質猶復盤桓衝巷後騎陳師勞不足甄定

於朝議而虛張功伐扇動怨辭山海弘量苞荒臧疾  
錄其一介之心掩其不逞之釁優榮溢寵莫與為疇  
自恣醜薄罔知涯涘干謁陳聞魯無紀極國士解心  
有識莫附何文敬趨走廝養天性愚狡質悉其姦諂  
寘懷委仗遂外擅威刑內遊房室質生與釁俱不可  
詳究擢髮數罪曾何足言丞相威重位尊宗國倚賴  
弗見逆順之訓遂遠忽世祀近受欺構仗納姦疏還  
謀社稷日者賊劭未擒凶威猶疆將毀其私墳戮其

諸子垂穎義舉解倒懸之急論恩敏德造育為重佔  
亂疑功未聞其比僕家北邊氣激衝襟眺三湘而永  
慨望九江而退憤若使身死國康誓在殞命况仰稟  
聖畧俯鞠義徒萬全之形愚夫所照薛竟陵空率校  
騎陸道步馳擅右衛申右率垣游擊整勒銳師飛輪  
搆路王豫州方舟繕甲久已前驅僕訓卒利兵凌波  
電進沈鎮軍蕭安南接舳連旌首尾風合並旄鉞臨  
塗雲驅齊引牽兵競邁私駕徐放八鑿搖響五牛舒

沛千乘雷動萬軸雲回以上臨下易於轉負加以三  
謀協從七緯告慶幽顯同心昭然易覩諸君或世荷  
恩幸或身聞教義當知君臣大節誓不可犯冠屨至  
誨難用倒設履安奉順聲泰事全孰與附逆居危身  
害名醜慈親垂白受戮弱子嬰孩就誅所以有詔遲  
回未震雷霆者正為諸君身拘冠手或懷乃心今而  
不變後悔何及授檄之日心馳賊庭

而義宣亦相次繼至江夏王義恭與義宣書有曰昔桓

玄借兵殷仲堪有似今日義宣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畧也義宣將從之

宋書載義宣腹心劉謔之曰質求前馳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萬安計也質遣將攻陷西壘欲仍攻東城

義宣容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謔之就質陳軍城

南玄謨留羸弱守城悉精兵出戰辟安都騎軍前出垣  
獲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質求義宣欲計事密已出走  
矣質不知所為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入南湖摘  
蓮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首沉於水出鼻軍士鄭俱兒望  
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纏縈水草隊主裴應斬質  
傳首建鄴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  
首藏於武庫詔可質諸子黨與皆伏誅

魯爽小字女生扶風郿人祖宗之仕晉官至南陽太守

義熙元年起義以功為雍州刺史宋武討劉毅與宗之  
同會江陵封南陽郡公自以非宋武舊隸屢建大功有  
自疑志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因與休之北奔

宋書曰宗之善於撫御士民皆為盡力衛送出境  
盡室入秦姚氏頃之病卒父執一名象齒便弓馬膂力  
絕人為竟陵太守隨父入姚氏及宋武定長安執休之  
北奔魏魏以執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孝武鎮襄  
陽執遣親人程整奉書規欲歸南以殺劉康祖徐湛之



父不敢歸文帝累遣招納許以為司州刺史爽少有武藝魏太武知之常置左右及軌卒爽伐為荊州刺史襄陽公鎮長社蠡中使酒數有過失太武怒將誅之爽懼密懷歸南計次第秀小字天念頗有意畧仕魏以軍功為中書郎封廣陵侯或告太武鄴人欲反復遣秀檢察並焚後趙主石虎殘餘宮殿秀常乘驛往返以病遲還為太武所詰秀復恐懼太武尋南攻因從渡河先是廣平人程天祚為殿中將軍有武力元嘉二十七年助戍

彭城為魏軍所獲以善針術深被太武賞愛封南安公  
常置左右恒勸秀南歸秀納之及太武北還與爽俱來  
奔

宋書索鹵傳曰天祚為南主拓拔壽所愛天祚因其  
沉醉偽若受使督切後軍者所至輕罰羣鹵莫敢問  
因得逃歸又載爽與南平王鐸書曰爽秀得罪本朝  
負虜三世生長絕域還國無因近係南雲傾屬東日  
如痿人思步育者望明嵩霍咫尺江河非遙夸庚壅

塞隔同天地痛心疾首晝慨宵悲願垂援拯以慰虔望老弱百口先遣歸庇

文帝悅以爽為司州刺史秀為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是歲元嘉二十八年也魏毀其墳墓明年四月入朝時太武已崩帝更謀經畧五月遣爽秀及程天祚等出許洛王玄謨攻碣磔不拔敗退爽亦收衆南還三十年元凶劭弒送南醮王義宣起兵入討爽與雍州刺史臧質俱請江陵事平以爽為豫州刺史加都督至壽陽便曲意

賓客爵命士人畜仗聚馬如寇將至劭之為逆也秀在建鄴劭謂秀曰我為卿誅徐湛之矣方相委任以秀為右將軍使攻新亭秀命打退軍鼓因此歸順孝武即位以為司州刺史加都督領汝南太守

宋書曰爽與義宣及質相結已久義宣亦欲資其勇力情契甚至

孝建元年二月義宣與爽謀反報秋當同舉爽狂酒垂謬即日便起兵使其眾戴黃標稱建平元年竊造法服

義宣質聞爽已處分便狼狽同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  
詣江陵板義宣及歲質等文曰丞相劉令補天子名義  
宣車騎歲令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令補車騎名倫之皆  
板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進  
使爽直出歷陽自采石濟軍與質水陸俱下左將軍薛  
安都與爽相遇刺殺之傳首建鄴進平壽陽子弟並伏

誅

蕭湛字彥孚高帝絕服族子父仙伯桂陽國參軍宋元

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譙就武帝宣傳  
謀計留為腹心昇明中為武帝中軍刑獄叅軍南東莞  
太守以勞封安復縣男建元初武帝在東宮譙領宿衛  
高帝殺張景真武帝令譙啟乞景真命高帝不悅譙懼  
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蘭陵太守領御仗主齋  
內兵仗悉委付之心齋密事皆使叅掌為左中郎將後  
軍將軍太守如故帝卧疾延昌殿譙在左右宿直帝崩  
遺敕譙領殿內事如舊鬱林即位深委信譙譙每請急

宿出帝通夕不能寐。諶還乃安。轉衛軍司馬兼衛尉。丁母憂。敕還本位守衛尉。明帝輔政。

南齊書曰：明帝有所匡諫，惟遣諶及蕭坦之。遙進，乃得聞達。

諶回附明帝，勸行廢立。密召諸王，與叢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鬱林被廢，日初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諶。其見信如此。

或問王晏、蕭坦之與諶同事同志，何獨列諶賊臣？予

以爵林呼謚定之負心哉此賊也

謚性險無護身計及廢帝日領兵先入後宮齋內伏身素隸服謚莫有動者海陵立轉中領軍進爵為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內月十日還府建武元年轉領軍將軍左將軍南徐州刺史給扶進爵銜陽郡公明帝初許事克用謚為揚州及有此授謚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王晏聞之曰誰復為蕭謚作甌筋者謚恃勲重於豫朝政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於外聽察具知謚言深相疑阻



二年六月帝幸華林園宴湛及尚書令晏等數人盡歡  
坐罷留湛晚出至華林閣伏身執還入省帝遣左右莫  
智明數譖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凡  
弟三封朝廷相報政可極此卿恒懷怨望乃云炊飯已  
熟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湛謂智明曰天去人亦復不  
遠與至尊殺高武諸王是卿傳語來去我今死也還取  
卿矣敕收付廷尉殺之至秋智明死見湛為崇湛好左  
道吳興沈文歆相譖云相不減高帝湛喜曰感卿意無

為人言至是文猷復誅謔兄誕字彥偉永明中為建康令與秣陵令司馬迪之同乘行車前導四卒左丞沈昭畧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騎寺請免誕等官詔贖論延興元年歷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復侯徵為左衛將軍帝欲殺謔以誕在邊鎮拒魏故未及行魏軍退六旬謔誅遣梁武為司州別使誅誕誕子稜妻江淹女字才君聞謔死曰蕭氏皆盡妾何用生慟哭而絕謔弟誅子彥文與謔同豫廢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衛

率誅諶之日輔國將軍蕭季敞啟求收誅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誅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憶相提拔時邠幽冥有知終當相報季敞麤猛無行善於彌縫高帝時為諶所獎說故累為郡守在政貪穢諶輒掩之後為廣州刺史白日見誅將兵入城收之少日為西江都護周世雄所襲軍敗奔山中為啞所啣肉都盡而死慘楚備至後為村人所斬論者以為有天道

誕誅本無另傳以其皆坐諶死故仍南史不改

蕭遙光字元暉高帝長兄道生孫也父鳳遙光生而雙疾高帝謂不堪奉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諫乃以遙光襲爵位中書郎明帝輔政以遙光猶子誅賞諸事唯與其謀議遙光勸明帝併殺高武諸子弟皆見從建武元年刺史揚州三年進號撫軍將軍好吏事頗多慘害以足疾不得同朝例常乘輿自望賢門入每與帝久密言畢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誅太子不悅學唯曼遊是好朝議令蔡仲熊為太子講禮未半遙光從容曰文義之事

此士大夫以為伎藝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講為帝以為然乃停講永泰元年即本號為大將軍給油絡車

南齊書曰明帝以親近卑少憎忌高武子孫欲并誅之遙光計畫參議當以次施行

帝不豫遙光數入侍疾帝疾漸甚河東王鉉等七王一夕見殺遙光意也帝崩遺詔加遙光侍中中書令給扶  
永元元年給班劍二十人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遙光  
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為戲已大被嫌責劉繪嘗為牋云

智不及葵亦以忤旨既輔東昏潛結江祏兄弟謀自樹  
立弟遙欣在荆楚擁兵居上流密相影響遙光當據東  
府號令使遙欣即下潛謀將發而遙欣病沒江祏被誅  
東昏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還省便陽狂號哭  
自此稱疾不復入臺先是遙光行還入城風飄儀繖出  
城外遙光弟遙昌先卒壽春豫州部曲皆歸遙光及遙  
欣喪還葬武進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東昏  
誅江祏後慮遙光不自安欲轉為司徒還弟召入喻旨

遙光慮見殺收集荆豫二州部曲於府東門衆頗怪其異莫知其指趣也遙光召親人丹陽丞劉渢及城局參軍劉晏中兵參軍曹樹生等並儲儉楚欲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歷生隨信至便勸遙光率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火城門曰公但乘輦隨後反掌可得遙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至聽事停輦處分上伏登城行賞賜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望臺內自變及日出臺軍稍

至暹光於是戒嚴赦都下領軍蕭坦之屯湘官寺鎮軍  
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太子右率左興盛屯東府門東  
籬門衆軍圍東城暹光遣坦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  
北殺軍主桑天愛初暹光問諮議參軍蕭暢暢正色拒  
不從既而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畧奔臺人情大沮又垣  
歷生從南門出戰為曹虎所擒謂虎曰卿以主上為聖  
明梅茹為賢相則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死之  
暹光聞歷生見獲大怒於牀上自竦踊使殺歷生兒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十五

南齊書載垣歷生棄稍降虎不知南史何以改作被擒若果被擒又言之侃侃遙光何以殺歷生兒當從齊書

其晚臺軍射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衾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閣皆重閉左右並踰屋出臺軍主劉國寶時當伯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吹滅火扶匍下牀軍人排閣入於暗中牽出斬之遙光舉事四日而敗

梁元帝金樓子曰遙光將敗都不識人孫樂祖曹樹生心腹委任乃問樂祖是誰樹生曰是樂祖復問卿是誰樹生以名荅時諸名士皆在側見其不識人沈昭畧昭光等一時皆去

舉事之夕月蝕識者以月為大臣蝕而既必滅之道未敗夕城內皆夢羣蛇緣城四出各共說之咸以為異臺軍入城焚屋宇且盡遙光幼時甚貞正明帝傾意待之東昏為兒童時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令呼遙光為安

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乃嗚咽左右不忍視其見思如此

南齊書曰詔歛葬遙光屍原其諸子又齊書五行志曰初永元二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流嬰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憇脚踏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柘也東城跛脚踏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歷生着烏皮袴褶往奔之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詞也

天下知名之士劉渢渢弟謙陸閑閑子絳司馬端崔慶

遠皆坐誅

南齊書曰端河內人為遙光掌書記曹虎謂之曰君是賊否端曰僕荷始安厚恩今死甘心虎不殺執送臺徐世標殺之風另見 或問於予曰遙光與鸞異乎予曰同鸞已成之遙光遙光未成之鸞若遙光亦幸而成其不以鸞子若孫為道成子孫而盡歸屠剪者幾希何也皆鸞教故賊遙光即賊鸞

沈約字休文吳興武康人父璞另見約十三遭家難潛

竄會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貧篤志好學晝夜不釋卷母恐其以勞生疾常減油滅火而晝之所讀夜輒誦之遂博通羣籍善屬文濟陽蔡興宗聞其才而善之及為郢州引為安西外兵參軍兼記室興宗弟謂諸子曰沈記室人倫師表宜善師之齊文惠太子入居東宮為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時東宮多士約特被親遇每旦入見景斜方出時王侯到宮或不得進約每以為言太子曰吾生平倦起是卿所悉得卿談論然

後忘寢卿欲我夙興可恒早入遷太子家令後為司徒  
右長史黃門侍郎時竟陵王子良招士約與蘭陵蕭琛  
琅邪王融陳郡謝眺南郡范雲樂安任昉等皆游焉世  
號得人齊明帝即位遷國子祭酒帝崩政歸冢宰尚書  
令徐孝嗣使約撰定遺詔永元中為司徒左長史進號  
征南將軍南河清太守初梁武在西邸與約游舊建康  
城平引為驃騎司馬時勲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  
武帝不應佗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而期萬

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祿  
今童兒豎牧悉知齊祚之終且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微  
識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  
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  
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即曰吾君  
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  
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脫一人立異便損威德  
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

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君明臣忠豈復有人  
方同公作賊梁武然之約出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  
旨梁武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表雲出語  
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梁武令草其事  
約乃出懷中詔并諸選置梁武初無所改俄雲自外入  
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閣外但云咄咄約出雲問曰  
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垂所望有頃梁武召  
雲謂曰生平與范休文羣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



縱橫可謂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梁武曰  
成我帝業者卿二人也梁受禪為尚書僕射封建昌縣  
侯又拜約母謝為建昌國太夫人奉策日吏部尚書范  
雲等二十餘人咸來至拜朝野以為榮俄遷右僕射天  
監二年遣母憂輿駕親出臨第以約年衰不宜致毀遣  
中書舍人斷客節哭起為鎮軍將軍丹陽尹置佐史服  
闋遷侍中右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奏尚書八條事九  
年累轉左光祿大夫初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

謂為宜而帝終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見許與徐勉素  
遂以書陳情於勉言老病百日數旬革帶常應移孔以  
手握臂率計月小半分欲謝事求歸老之秩勉為言於  
帝請三司之儀弗許加鼓吹約性不飲少嗜慾雖時遇  
隆重而居處儉素立宅東田矚望郊阜常為郊居賦以  
序其事尋加特進遷中軍將軍丹陽尹侍中特進如故  
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謚曰隱納左目重瞳子腰有紫  
志聰明過人好墳籍聚書至二萬卷都下無比約少時

孤貧丐於宗黨得米數百斛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  
貴不以為憾用為郡部傅常侍宴有妓師是齊文惠宮  
人帝問識坐中客否曰唯識沈家令約伏流涕帝亦悲  
為之罷酒約歷仕三朝該悉舊章博物洽聞當世取則  
謝玄暉善為詩任彥升工於筆約并有之然不能過自  
負高才昧於榮利乘時射勢頗累清談及居端揆稍弘  
止足每進一官輒殷勤請退終不能去論者方之山濤  
用事十餘年未嘗有所薦達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其初

武帝有憾於張稷及卒因與約言之約曰左僕射出作  
邊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帝疑以婚家相庇怒曰  
卿言如是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帝起猶坐  
如初及還未至牀憑空頓於戶下因病夢齊和帝劔斷  
其舌初武帝欲以南海為巴陵國徙和帝居之約曰魏  
武所言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因遇殺見和帝紀至是  
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如天稱禪代不  
由已出先此約嘗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寸半帝竒之問

栗事多少與約各疏所憶少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護  
前不讓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  
止及疾帝遣主書黃穆之專知省視穆之夕還增損不  
即啟聞懼罪竊取赤章事因上省醫徐熒以聞又積前  
失帝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約懼遂卒有司謚曰文帝曰  
懷情不盡曰隱故改為隱約少時常以晉氏一伐竟無  
全書年二十許折有撰述意宋泰始初征西將軍蔡興  
宗為啟明帝敕許之自此踰二十年所撰書方就凡一

百餘卷條流雖舉而採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  
又齊建元四年被敕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兼著郎撰次  
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宋書六年二月畢功表上之  
其所撰國史為齊紀二十卷天監中又撰梁武紀十四  
卷又撰通言十卷謚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集一百卷  
皆行於世又撰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累千載不悟而  
獨得曾襟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  
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甚

遵用

予於尊纂范雲僅改置佞偉傳夸之媚子僉人以示愧而獨於約則徑改賊臣傳以夸王偉謂侯景尚未弑簡文而偉教弑與梁武初未弑和帝而約教弑等耳或曰約才人與范曄同宜憐雖然竟絕矣以大逆

絕

蕭宏字宣達文帝第六子長八尺美鬚眉容止可觀任齊為北中郎桂楊王寶貝功曹史兄懿之難兄弟皆被

收道人釋惠思藏宏及梁武師下宏至新林奉迎

梁書曰高祖在雍州嘗懼諸弟及禍謂南平王偉曰  
六弟明於事理必先還臺及信至果如所策

天監元年封臨川郡王位揚州刺史加都督四年武帝  
詔宏都督諸軍侵魏宏以帝介弟所領皆器械精新軍  
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有軍次洛口前軍克  
梁城宏部分垂方多遠朝制諸將欲乘勝深入宏聞魏  
援近畏懦不敢進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



不亦善乎宏曰然柳惔曰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  
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  
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屬王有前死一尺無却生  
一寸昌義之怒鬚盡磔曰呂僧珍可斬豈有百萬之師  
輕言可退何面目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起曰  
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已罷僧珍謝諸將曰  
殿下昨求風動意不在軍恐大至沮喪欲使全師而反  
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無經畧庸却過甚吾與言軍事

畧不相觀觀此形勢豈能成功宏不敢便違羣議停軍  
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北軍歌曰不畏蕭娘與  
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與  
吳平為元帥我相毗輔中原不足平今敵人見欺如此  
乃議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乃  
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自是軍政不和人懷憤怒  
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元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  
久進軍其勢可見當是懼我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

英曰蕭臨川雖驍其下有將韋裴之屬亦未可當望  
氣者言九月賊退今且觀形勢未可便與交鋒張惠紹  
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克下邳人多欲來降惠紹曰  
我若得城諸卿皆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  
朝廷弔民本意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  
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

梁書曰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為不實

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

而歸棄甲投戈填滿水陸損棄病者強壯僅得脫身宏  
乘小舟濟江夜至白石壘歎城門求入臨汝侯淵歆登  
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存  
人乘間為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絕食潰之  
惠紹聞洛口敗亦退軍六年遷司徒領太子太傅十一  
年正月遷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遷又遷揚州刺史十  
二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陳太妃薨去職

梁書曰宏與母弟南平王偉侍疾並衣不解帶每二

宮參問輒對使涕泣及太妃薨水漿不入口五日初齊之末年宏避難潛伏與太妃異處每遣使參問起居或謂宏曰逃難須密不宜往來宏啣淚對曰乃可無我此事不容暫廢 觀宏後悖逆如此恐梁書飾辭宜南史削之

尋起為中書監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如故宏妾弟吳法壽性麤狡恃宏無所畏忌輒殺人其家訐之奉敕嚴捕法壽在宏府內無如之何帝勅宏出之即日償辜南

司奏免宏司徒驃騎揚州刺史帝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帝每貫之十七年帝將幸光宅寺有志伏於驃騎航侍帝夜出帝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帝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顛墜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周公漢文念汝愚故宏頓首曰無是無是於是以免而縱恣不悛奢侈過度脩第擬於帝宮後庭數百千

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  
寶屨直千萬好食鱖魚頭常日進三百其他珍膳盈溢  
後房食之不盡棄諸道路江本吳氏女世有國色親從  
子女徧游王侯後宮男免兄弟九人

此監本男免作難免皆不甚可解

因權勢橫於都下宏未幾復為司徒普通元年遷太尉  
揚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夢自疾至薨輿駕七出  
臨視詔贈侍中大將軍揚州牧假黃鉞并給羽葆鼓吹

一部增班劍六十人謚靖惠宏以介弟之貴貴無佗量  
能恣意聚斂庫室垂百間在內堂後關籥有疑是鎧仗  
者密以文帝友於甚原殊不悅宏愛妾江氏寢膳不能  
暫離帝佗日送盛饌與江曰當來就汝權宴唯携布衣  
之舊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氏大飲半酣後謂  
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便呼後閤輿徑往屋所宏恐帝  
見其賄貨顏色怖懼帝彌言是伏屋屋檢視宏性愛錢  
百一聚黃勝標之千萬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



帝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萬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朱沙黃屑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始知非仗大悅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劇飲至夜舉燭還兄弟情方更敦睦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券期訖便驅主奪其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帝後知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後貧庶方不失居業晉時有錢神論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為錢愚論其文甚切其病帝知以其激宏宣旨與綜曰天下之文

章何限邪忽作此雖令急毀而流布已遠宏深病之聚  
歛稍改宏又與帝女永興公主私通遂謀弒逆許事捷  
立為皇后帝嘗為三日戒諸主並豫永興乃使二僮衣  
以婢服僮踰閤失屢閣帥疑之密言於丁貴嬪欲上言  
懼或不信乃使宮帥圖之帥令納與人八人纏以純綿  
立於幕下齋坐散主果請問帝許之主升階而僮先趣  
帝後八人抱擒之帝驚墜於床搜僮得刀辭為宏所使  
帝秘之殺二僮於內以漆車載主出主恚死帝竟不臨

之

愚按梁書不載此事若其有之竇倫賊君二人當得何罪乃可聽其自死耶梁之無法不待侯景亂而知其亡矣

帝諸女臨安安吉長城三主并得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稱宏性好內樂酒沈湎聲色侍女千人皆極綺麗慎衛寡方故屢致降免宏子十人許可知者七人長子正義嗣另見弟正德少凶惡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并好弋獵

齊建武中梁武崩嗣未立養以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  
太子正德還本天監初封西豐縣侯累遷吳郡太守正  
德自謂應居儲嫡心常快快每形於言普通三年以黃  
門侍郎為輕車將軍置佐史頃之奔魏初去之始為詩  
一絕內火籠中即詠竹火籠曰楨幹屈盡蘭麝氛銷  
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稱是被廢太子時齊蕭  
寶夤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豈有伯為天父作揚州棄  
彼密親遠投佗國不若殺之魏既不禮正德乃殺一小

兒稱爲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又有魏逃歸見於文德殿至庭叩首帝泣誨之特復本封正德志行無悛常公行剽掠時東府有正德及樂山侯正則潮溝有董當門子退世謂之董世子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爲民巨蠹多聚亡命黃昏每殺人於道謂之打稽時勲豪子弟多縱恣以淫盜屠殺爲業父祖不能制尉遲莫能禦車服牛馬號西豐絡馬樂山烏牛董暹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後正則爲劫殺沙門徙嶺南死洪爲

其父夔奏繫東冶死於徙逼坐與永陽王妃王氏亂誅  
三人既除民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六年為輕車將軍  
隨豫章王綜北侵正德棄軍走為有司所奏下獄帝復  
詔曰汝以猶子情兼常愛故越汝兄部符連郡往年  
在蜀昵近小人猶謂少年情志未定更於吳郡殺戮無辜  
劫盜財物恬然無畏及還京師專為遁逃乃至江乘要  
道湖頭斷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閉宴開又奪人妻妾畧  
人子女除教非直失配乃橫屍道路王伯教列卿之女

誘為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無悛革遂匹馬奔  
亡志懷反噬遣信慰問冀汝能還果能來歸遂我夙志  
謂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董戎前驅豈謂汝狼心  
不改包藏禍胎志欲覆敗國計以快汝心今當宥汝以  
遠敕所在給汝粟餼王新婦及汝兒見理等當停太尉  
間汝餘房累悉許同行於是免官削爵土徙臨海郡未  
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復封爵正德北還求交朱昇帝  
即既封昭明諸子昇言正德失職大通四年封臨賀郡

王後為丹陽尹坐所部多劫復為有司所奏去職出為南兗州在任苛刻民不堪命廣陵土壤為荒至人相食噉既累試無能從是黜廢轉增憤恨乃陰養死士常思國釁聚蓄米粟宅內五十間室並以為倉自征南亭至方山悉畧為墅蓄奴僮數百皆黥其面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姦心景黨徐思玉在北與正德相知景遣思玉至建鄴以其事告又與正德書曰令天子年尊姦臣亂國以景觀之計日必敗大王屬當儲貳中被廢辱



天下忿慨豈得顧此私情棄茲億兆景雖不武實思自奮  
正德得書大喜曰景意暗與人同天贊我也遂許之及  
景至正德潛運空舫詐稱迎荻以濟景朝廷未知其謀  
以正德為平北將軍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闕  
三拜跪辭歎歎流涕引賊人宣陽門與景交揖馬上退  
據左衛府先是其軍並著絳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  
賊以正德為天子號正平元年初童謠有之故以應也  
又世人相狠必稱正平耳正德乃以其長子見理為太

子以女妻景景為丞相與約曰平城日不得全二宮又令畿內王侯三日不出者誅之及臺城開正德率衆揮刃欲入賊先使其徒守門故正德不果乃復太清號降正德為侍中大司馬

魏書島夷傳曰景令正德通啟云前為景所擒使攝四海辭不獲免權總萬機今景既入輔乞解僭濫以

王還邨

正德入問訊拜且泣帝曰愜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

為賊所賣深自咎悔密書與鄱陽嗣王範期以兵入賊  
遮得書矯詔殺之先是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禧正  
德姦之焚主第縛一婢加玉釧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  
主焚死檢取婢屍并金玉葬之仍與主通呼柳夫人  
讀至此令人追恨而父宏通永興公主事也

生二子日月稍久風塵漸露後黃門郎張準有一雉媒  
正德見而奪之尋會重雲殿為淨供皇儲以畢集準於  
衆中叱罵曰張準雉媒非長樂主何可畧奪皇太子恐

帝聞之令武陵王紀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還之後  
梁室傾覆既由正德民間至聞臨賀郡名亦不欲道童  
謠云寧逢五虎入市不欲見臨賀父子其惡之如是見  
理性甚凶麤長劔短衣出入塵里不為宗室所齒及肆  
逆甚得志招聚羣盜每夜輒劔大航為流矢所中死正  
德弟正則天監初以王子封樂山侯累遷太子洗馬舍  
人恒於第內私械百姓令養馬又盜鑄錢大通二年坐  
匿劫盜削爵徙鬱林帝救廣東日給酒肉南中官司猶

處以侯禮正則悲怨諸父與西江督護斬山顧通室招誘亡命將襲番禺未及期事發遂鳴鼓會衆將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長史元孝深討之正則敗逃于厠村入縛送之詔斬於南海有司請絕屬籍收妻子詔應絕屬籍妻子特原弟正立另見正立子賁性躁薄正保為侯景所立賁出投之專監造攻以其攻臺城常為賊耳目南康嗣王會理謀襲景賁與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賊矯封賁竟陵王子邕隨郡王並改姓侯氏賁為宗正卿子

邑都官尚書專權陵茂朝政居嘗晝卧見柳敬禮蕭勸  
入室毆之責驚起乞恩俄賊惡翻覆殺之

始興王叔陵孝宣第二子梁承聖中生於江陵魏克江  
陵孝宣遷關右叔陵留穰城孝宣以後主及叔陵為質  
天嘉三年隨後主還朝封康樂縣侯叔陵少機辯旬聲  
名強梁無所推屈太建元年封始興王奉昭烈王祀位  
都督江州刺史時年十六政自己出僚佐莫預性嚴刻  
部下懾憚諸公子姪及罷縣令常皆逼令事已預章內

史錢法成詣府進謁即配其子季卿將領馬仗季卿慙  
不時至叔陵大怒侵辱法成法成憤怒自縊州縣非其  
部內亦徵攝案治之朝貴及下吏有乖忤者輒誣奏其  
罪陷以重辟四年遷都督湘州刺史諸州鎮聞其至皆  
震恐股慄叔陵日益橫征伐夸獠所得皆入己絲毫不  
以賞賜徵求役使無有紀極夜常不卧執燭達曉呼召  
賓客悅民間細事戲虐無所不為性不飲唯多至饋載  
晝夜食噉自旦至中方寢曹局文案非呼不得輒白答

罪者皆繫獄動數年不省視瀟湘以南皆逼為左右履  
里無遺者脫中有逃竄輒殺其妻子州縣無敢上言孝  
宣弗知之九年除都督揚州刺史十年至都加扶給油  
幢車叔陵居東府事務多涉省閣執事之司承意順旨  
即諷帝進用微忤必抵大罪重者至殊死道路藉藉皆  
言其有非常志叔陵脩飾虛名每入朝常於車中馬上  
執卷讀書高聲長誦揚揚自若歸坐齋中或自執斧斤  
為沐猴百戲又好游塚墓間遇有瑩表主名可知者輒



命左右發掘取其石誌古器并骸骨肘脰特為玩弄藏之府庫民間少妻處女微有色並即逼納十一年丁所生母彭氏憂去職頃之起為本職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及彭氏卒叔陵啟求梅嶺葬之乃發故太傅謝安墓棄安柩葬母初喪日偽為哀毀自稱刺血寫涅槃經未及十旬乃日進甘膳又私召左右妻女與姦所作尤不軌浸淫上聞帝責御史中丞王政不舉奏免政官又黜其典籤親事仍加鞭箠帝素愛叔陵不繩以法但責

讓而已服闋又為侍中中軍大將軍及帝不豫後主諸王並入侍疾叔陵陰有異志命典藥吏礪切藥刀及倉卒之際又命左右取劔左右不悟乃取朝服所佩木劔進叔陵怒

陳書叔堅傳曰叔堅在側聞之疑有變伺其所為及翌日小斂後主哀頓俯伏叔陵以剗藥刀斬後主中項太后馳來救叔陵又斫太后數下後主乳媪樂安君吳氏時在太后側自後掣其肘後主因得起叔陵仍持

後主衣後主自奮得免長沙王叔堅以手搯叔陵奪去其刀仍牽就柱以其褶袖縛之棄池水中將殺之間後主曰即盡之為有待也時吳媪已扶後主避賊叔堅求後主所在將受命叔陵多力因奮得脫突出雲龍門馳車還東府呼其甲士斷青溪橋道放東城囚充戰士又遣人往新林追所部兵馬仍自被甲著白帽登城西門招募百姓散金銀以賞賜召諸王將帥無應者惟新安王伯固聞而越之叔陵聚兵僅得千人欲據城保守時

衆軍並緣江防守臺內空虛叔堅白太后使太子舍人  
司馬由急召右衛將軍蕭摩訶將兵至府西門叔陵事  
急遣記室韋諒送鼓吹與摩訶謂曰事捷以公為台鼎  
摩記給報曰須王心膂節將自來方敢從命叔陵即遣  
戴溫譚騏驎二人詣摩訶摩訶執送臺斬於閣道下持  
其首徇東城仍懸朱雀門叔陵知不濟遂入沉其妃張  
氏及寵妾七人于井中叔陵有部下兵先在新安於是  
率人馬數百自小航渡欲趣新林以舟艦入北行至白

楊路為臺軍所邀伯固見兵至旋入巷叔陵拔刃追之  
伯固復還叔陵部下多棄甲潰散摩訶馬客陳智深迎  
刺叔陵朴地闔豎王飛禽抽刀斫之數十下馬客陳仲  
華就斬其首送于臺自寅至己定尚書八坐奏請依宋  
世故事流尸江中汙瀆其室并毀其所生彭氏墳廟還  
謝氏塋後主從所奏叔陵諸子即日並賜死

陳新安王伯固文帝第五子生而龜背目通睛揚白形  
狀耿小而俊辯善言論天嘉六年立為新安郡王太建

七年累遷都督南徐州刺史伯固性嗜酒不好積聚所得祿俸用度無節酣醉後多所乞丐於諸王中最貧孝宣每矜之特加賞賜性輕率好行鞭撻在州不知政事日出田獵或乘眠輿至草間輒呼民下從游動至旬日所捕麋鹿多使生致帝頗知之遣使責讓者數矣十年為國子祭酒頗知立理而墮業無所通至於撻旬問難往往有奇意為政嚴苛國學有墮游不脩習者重加撻楚生徒懼之學業頗進十三年為都督揚州刺史後主

初在東宮與伯固甚親狎伯固又善謝諛帝每宴集多引之叔陵在江州心害其寵陰求瑕疵將中以法及叔陵入朝伯固懼罪諂求其意

愚按伯固此事與宋始興王濬諂太子劭同

乃共訕毀朝賢歷詆文武雖耆年高位皆面折無所思忌伯固性好射雉叔陵又好發塚出游田野必偕行情好大協遂謀不執伯固侍禁中必有密語必報叔陵及叔陵奔東府遣使告之伯固單馬馳赴助叔陵指麾知

事不捷便欲走會四門已閉不得出因趨白楊道臺馬  
客至為亂兵所殺尸於昌館門時年二十八詔特許以  
庶人禮葬子及所生王氏並宥為民國除



南北史合注卷八十五